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　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娟姐來了！

炎夏七月某日，迎接「蔡幸娟香港歌迷會」成立以來最大的盛事，就是「娟姐」親自來到香港與歌迷會友見面聚餐。娟姐是大家對著名演唱家蔡幸娟小姐的敬稱、暱稱。此無他，因為娟姐出道早、歌齡長，早已經是台灣國語時代曲壇、台語（台灣民間稱閩南語為台語）時代曲壇的阿姐級人物。娟姐許多年前來過香港獻唱，但是此地不少朋友都錯過了娟姐在香港如驚鴻一瞥的歌唱活動。

一日，會長大人傳訊，說娟姐要來香港與大家見面，吩咐大家報名，但是盛會要保密，潘國森不是會員，得會長通融，當下就報名。會中各高層幹部效率奇高，立即安排參加者付款，香港還未流行「支付寶」，好在有智能電話，很快就完成了。然後忽然晴天霹靂，又公告聚餐取消！原因是娟姐忽有微恙，應醫生囑咐，只好取消到港的行程。於是會中眾幹部又很快退款，大家失望難免。忽然又來新訊息，娟姐已痊癒，聚會如常進行，時間地點不改，這回來不及再先收餐費，改為到場才付。

一入會場見到掛了「東方雲雀詠香江」的橫額，幾位會友趨前責問：「怎麼連續幾年的慶生會都不見你？」潘某人有備而來，答道：「把機會留給其他人。」大家就滿意而不再「追究」了。事緣自二零一二年起，娟姐每年都與各地歌迷朋友聚會起碼一次，有時是生日正日，或者安排在前後數天之內。潘某人其實只為此到過台北一次。除了台灣那邊的歌迷，「香港代表團」也是陣容鼎盛，還有日本、南洋，甚至遠到美洲的朋友出席。潘某人不是常見的那種歌迷，不拜偶像，就不必每一次都見面了。把機會讓給其他朋友也是實情。見到會長，有點不好意思，便說：「我還是入會吧。」幾名幹部卻說一直當我是會員。會長反而再重複他的想法：「你還是不入會的好，否則你撰文盛讚娟姐怕會引人話柄。」這個怎可能，我好歹也算是搞藝評，若有偏私，還用在江湖上混下去嗎？

我常想，如娟姐這個級數的紅藝人，還是應該跟「粉絲」保持一段距離比較穩妥安全。後來得知娟姐是真心把世界各地熱情歌迷當成朋友，而且每次慶生會的發言都是重複說，不管將來還唱不唱歌，仍然希望每年與大家起碼有一次聚會。既然如此，我這個不是歌迷的「準相關人士」自然不用多言。曾與會長反映，我們既然與娟姐聚會，安全問題要非常注意，會長對我說可以放心，其實在會場之內，娟姐前後左右都分派了「保安員」在適當距離內站崗。

（東方雲雀詠香江之一）

■正中白衣者為蔡幸娟，作者在前排右三。　作者提供

發式生活

商台DJ余宜發

再聚

數數手指，原來跟家人已經有兩年多沒有見面了。在年頭的時候，住在美國的姐姐說很想到日本及中國旅遊，所以便提議一家人從美國及加拿大一起到這些地方，當然包括香港，那麼我們便有機會見面，終於在上星期一起到日本旅遊，他們也展開這個十數天的旅程。

因為他們是在美國及加拿大飛到日本、上海、深圳再來香港，所以安排這個旅程也比較複雜，機票上也要多花心思。最初他們已安排了部分機票，但因為有其他成員在香港及內地飛去日本，所以要配合大家同時到達日本機場的航班也用上了一點時間，但出奇地，我們竟然找尋到機票，只是十五分鐘的差距便可以同時在機場見面。

出發那天也需要通宵主持節目，工作完畢便飛奔回家拿着行李到機場，但在出門的時候，竟然下着狂風驟雨，在電梯內也聽到打雷的聲音。好像從沒有試過拿着行李冒着大雨，感覺有點掃興，但不要緊，我跟自己說：「這種天氣不會影響自己的心情。」

最先是我跟弟弟及另外兩位家庭成員從香港出發到東京機場，我們到達東京機場之後，就在第二航廈等待其他家庭成員，但我突然想去看看他們的航班是否已抵達，才想起他們是不同航廈，我們連忙推着行李上巴士到另一航廈等待他們，心情非常着急，好在到達後大概十分鐘，他們便從機場出來，我們先來個擁抱，便立刻買火車票到新宿市區，因為我們很久沒有見面，所以除了旅遊的心情愉快之外，能夠一家人一起見面還可以吃喝玩樂，心情非常興奮。

因為我們選擇乘搭火車進入新宿市區，其實有點不方便，但這樣不用因為交通擠塞而影響，同埋要推着行李從火車站徒步到酒店也需要十五分鐘，一行九人好像部隊一樣向前邁進，而且當時也下着大雨，感覺十分狼狽，當然也沒減去我們的興致，因旅程才剛剛開始。

在這個旅程開始前個多月，我已經努力搜尋及安排旅遊景點和吃東西的地方，因為日本有很多餐廳的地方不是很大，可能某些餐廳只有十多個座位，如果我們一行九人進去，相信很難可以找到位置，所以要預先安排訂位，才比較好，但因為很多餐廳的網站都是只提供日語，所以最後還是碰碰運氣。

雖然從訂機票開始，到選擇酒店及餐廳也經歷過了很多困難，但只要想着有機會可以跟家人一起見面和旅行時，任何困難都已經迎刃而解，只要好好享受見面的時光，已經很足夠了。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下筆和開口

我的辦公桌最是亂七八糟，原因是我不善於上網儲藏資料。每天看的幾份報紙，凡是有用的新聞便留下來，但又沒有認真整理，於是堆積如山。到了需要時，又不容易找着。這是一件很苦惱的事。

我本來是學工程科學的，但處理資料卻毫不科學，又沒有要求秘書為我處理資料。現在年紀大了，記性又不好，在寫作時，想要某些資料，又不知哪裡去找，往往因此耽擱時間，阻礙思維。

過去寫東西，比較結合時事。但如果時事平凡化，也就覺得無事可寫。我很佩服有的寫手掌握着一管生花妙筆，把一些芝麻綠豆的事兒，也演化成大事來發揮。這些專欄作家，確有本事，我卻認為要吃這碗飯，可不容易。

我寫專欄，起先是從科學小品入手，當年有普及科學知識的雄心壯志，並曾寫過報紙的科學小品專欄，進而主編科學周刊。後來愈寫愈雜，更棄科學小品而就時事評論。議事論事，變成時事評論員，這是始料所不及的。

我的父親是個文人，更是一位專欄作家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又是賣文為生。自小耳濡目染，形成寫作興趣。但父親自小循循教導，以魯迅的話為戒，切勿做一個空頭文字家，還是學點實學為好。於是考進大學時，選讀化學工程，立心科學救國。可惜國事日非，一腳踏進政治漩渦，參加政治活動。在學時參加學生運動，出道後也離不開政治，至今仍是如此。

俱往矣，今天已是風燭殘年，活動談不上，筆仍不離手。舞文弄墨，仍是所好。但絕對做不成文學家，連空頭的也不是。只是心有所思，常常有感而發。所幸報章仍給我一個專欄位置，讓我能一抒胸臆。

有的人開口可以滔滔不絕，但要他寫下來，他卻說下筆千斤重。我卻可能相反，下筆如有神，金口卻難開。

我曾笑說退休教工的聚會中，有四大名嘴，就是說他們都可以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，我卻只有聽的份兒。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無手畫家的藝術精神

途經尖沙咀一行人隧道口，見一女人跪在地上繪國畫，畫來中規中矩，細看才發覺她雙手皆沒前肢，只靠肩膊對下約五、六吋瘦弱的兩臂夾着毛筆來畫畫，看她吃力地沾上顏料，再慢慢一筆一筆地在畫紙上移動筆尖。旁邊放着幾張書畫，其中一張寫着「天道酬勤」。我心生敬佩，在我眼中，她是位偉大的書畫家！希望政府和有關組織能幫她以其所長，換得安穩生活。

看到無手畫家，不期然想起楊小芳。她年幼時因為電擊失去兩條手臂，日常生活全靠雙腳自理。她的右腳腳趾早已練習得靈活如手指。首次見小芳是多年前在中央圖書館，那時她和同學一起開畫展。小芳為人開朗活潑有說不完的話題，她的畫用色瀟灑充分表現出自己的個性。其後進入了香港展能藝術會成為藝術家，以足代手繪畫國畫、水彩畫及抽象畫。她最喜愛畫自然景物，認為可給人寧靜的感覺。她希望能成為一名產品設計師，運用創意改善生活。

還有一位令人尊敬的無手畫家，是今年二十四歲的波蘭青年Mariusz Kedzierski。他天生雙手殘缺，成年後左手只有約四、五吋的肩臂，右手是手肘下延伸約三、四吋不完整的幼肢。三歲時便以兩肢夾着鉛筆作畫，有時用口來幫忙，較一般人多花幾十倍的時間，情況跟那香港行人隧道口的女畫家相似。Mariusz志氣驚人，他帶着自己的畫具到一國又一國去寫生，走遍歐洲四十五個國家。圍觀者除了欣賞他的作品，最佩服的是他那份堅毅不拔的精神，到處散播正能量！至今他的作品已近八百幅。

藝術，呈現着畫家的精神，這些無手畫家的努力，讓他們每一件作品都令人心生感動！

■楊小芳雖沒有了胳膊，卻以足代手成了出色的藝術家。　作者提供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垃圾圍城誰的錯？

最近一段時間幾個機構不約而同發佈中國外賣大數據後，圍繞着外賣而引發的環境污染問題就成了各媒體熱點，碰到善起標題的，可能會寫：下一代已毀在外賣手中。然而，標題雖然驚慄，卻不無道理，在仔細了解中國目前的垃圾產生及處理現狀後，確實會贊同下一代將在垃圾圍城中岌岌可危。

根據人氣外賣APP「餓了麼」發佈的大數據顯示，中國市場目前的用戶規模已經達到6個億，以去年為例，每周要點三次外賣的用戶佔比高達63.3%。而根據另一家第三方調查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，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周至少點一次外賣的高頻用戶接近8成，其中10.2%的用戶平均每天一次。有媒體按照「餓了麼」的數據進行了計算，發現這意味着「每周至少將產生4億個一次性打包盒和4億個塑料袋，以及4億份一次性餐具。」

有機構測算，一個外賣打包盒的平均使用時間不超過1小時，一支外賣塑料袋的平均使用時間更短至25分鐘，但要降解這些塑料所需的時間卻長達470年。目前，中國超過2/3以上的城市已被垃圾包圍，中國每年更將大約800萬噸塑料倒進海洋，而這個數字佔全球傾倒量1/3，當中絕大多數更是未經再利用的可再生資源。4億、一周、1小時、25分鐘和470年，當這些數字碰撞在一起時，產生的是深深地震驚；2/3、800萬噸、1/3，當這些數字疊加在一起時，產生的是對未來的恐懼和對世界的羞愧。

是的，我們在垃圾處理這件事情上確實是應該羞愧的。因為遍覽解決垃圾問題的所有方法和各個環節，我們現在都沒有做得很好，並且很多是做了十幾二十年仍然沒有進展甚至還在倒退。儘管垃圾分類早在2000年就有了多達8個城市的試點，但直到今天，拾荒依然盛行，而正規的垃圾處理渠道，也依然是以粗放型填埋為主，回收率低得可憐——以生活中的廢玻璃為例，歐洲的回收率高達90%，在中國卻高達85%都被混在垃圾中廢棄。又比如從2008年6月起實行的「限塑令」，快10年過去，不痛不癢，有些商舖不能執行，有些執行了的卻因為膠袋太便宜而讓消費者感覺「無所謂」，更因為付了費而使用得更加理直氣壯。

在微信上關於「外賣的污染毀掉下一代」的文章下面，意外地出現了大反彈，許多人吐槽文章「站着說話不腰疼」，抱怨「講得再美好，你家裡沒人做飯，每個人都為生活奔波勞碌，你還有心思講這個嗎？」「為啥不說工資體系和社會呢？」「這事應該政府管」——言外之意「不賴我們」……看到這些，其實就明白為什麼垃圾分類20年仍然推進不了。

垃圾問題，從來就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性問題，不是政府或哪個人單方面做了一件什麼事就能解決的，它需要從國家立法、技術投入、公民教育、公共政策制定、回收系統完善等多方面共同努力、配套執行。如今被公認垃圾問題處理得最好的國家日本，倚靠的是一整套「3R行動」，即Reduce（源頭減量）、Reuse（物盡其用）、Recycle（回收利用），以及圍繞這三個環節出台的各種對策才得以實現的。其中最被人們廣為稱道的近乎「變態」的垃圾分類執行力，其背後是日本孩童從小學就開始接受的「社會課」上關於「怎樣丟垃圾」的詳細教育，以及街上沒有垃圾桶的強制減量、再加上亂丟垃圾會觸犯「廢棄物非法投放罪」並被處以5年以下監禁同時罰款1,000萬日圓（約70萬港元）的立法支持和重罰威懾。

垃圾圍城，誰都有錯。

百家廊

戴永夏

中秋節·兔兒爺·兔子王

在神話傳說中，玉兔是月宮中的三「神靈」之一。牠與桂樹為伴，為嫦娥服務，天天製作仙藥，還下凡為百姓治病，所以世人都很感激牠，喜歡牠，敬重牠，在祭月的同時，也對牠進行祭拜。這一祭兔的習俗，在我國北方比較普遍，而北京和濟南尤為突出。

北京人將月宮的玉兔尊稱為「兔兒爺」（「爺」是北京人對地位尊貴者的敬稱），過去每到中秋節晚上，都為牠擺供致祭。對於玉兔的功德，民間流傳着這樣的傳說：有一年，北京城裡發生了一場大瘟疫，很多人病倒了，卻無藥可治。月中的嫦娥知道後，心裡很難過，便派身邊的玉兔下凡，為百姓驅災治病。玉兔化妝成一位少女，挨家挨戶地為人治病，治好了很多人。人們為了感謝她，紛紛給她送禮。可她什麼也不要。當她治好了最後一位病人時，實在太累，便靠在一棵大樹下睡着了。

人們不願驚動她，便守護在她身旁。這時，他們忽然發現，姑娘的頭上長出兩隻長長的耳朵。正在吃驚之餘，姑娘也醒來了。她從眾人吃驚的眼神中，明白自己睡覺時不留神現了原形，只好將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了眾人，然後跟大家揮手告別，飛回了月宮。從此，老北京人就創造了兔兒爺這一可愛的形象，作為白兔的化身，對牠供奉祭拜，以感謝牠的活命之恩。

老北京人創造的兔兒爺又稱「彩兔」，為兔首人身、土製彩繪的造型。這種彩兔每年中秋節前即大量上市。牠除用於節日供奉外，還作為傳統的節令玩具，供人們賞玩。北京的兔二爺歷史悠久，在明代就已流行。明人紀坤在《花王閣剩稿》中記載：「京師中秋節多以泥摶兔形，衣冠踞坐如人狀，兒女祀而拜之。」到了清代，兔兒爺的流行更廣，製作更加精緻多樣，其娛樂功能也更為明顯。清人富察敦崇在《燕京歲時記》中說：「每屆中秋，市人之巧者用黃土摶成蟾兔之像以出售，謂之兔兒爺。有衣冠而張蓋者，有甲冑而帶纛旗者，有騎虎者，有默坐者。大者三尺，小者尺餘。其餘匠藝工人無美不備，蓋亦謔而虐矣。」

兔兒爺的廣泛流行，也催生了市場的繁榮。舊時北京中秋節前後，各城坊街巷幾乎擺滿兔兒爺貨攤。那五彩斑斕的兔兒爺，大的三尺上下，小的不足一寸，都是兔首人身，披甲戴盔，衣冠楚楚，手執藥杵。有的身披大紅袍，神氣活現；有的背插護背旗，威武雄壯。有立的，有坐的；有騎虎的，有騎馬的，有乘麒麟的，有坐蓮花座的……各式各樣的兔兒爺形態美麗，神采奕奕，深受人們歡迎。

兔兒爺久享盛名，也常出現在一些名家的作品中。著名作家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中，就有一段關於兔兒爺的精彩描寫：「臉蛋上沒有胭脂，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畫了一條細線，紅的，上了油；兩個細長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點淺紅；這樣，小兔的臉上就帶出一種英俊的樣子，倒好像是兔兒中的黃天霸似的。牠的上身穿着朱紅的袍，從腰以下是翠綠的葉與粉紅的花，每一個葉摺與花瓣都精心地染上鮮明而勻調的彩色，使綠葉紅花都閃閃欲動」。

兔兒爺之名，在北京家喻戶曉，在天津改稱「兔二爺」。而到了濟南，牠又進一步「升級」，被稱為「兔子王」了。濟南的兔子王跟北京的兔兒爺有許多相似之處。但也有一個很大不同，那就是濟南的兔子王多與泉水有關，其中兔子王的傳說體現得最為明顯……

傳說古代濟南地底下，有許多泉眼。這些泉眼不斷地向外噴射臭泥湯子，弄得到處髒亂不堪，還使許多孩子害病生瘡。人們聽說住在廣寒宮的月奶奶有藥能治這病，但月奶奶嫌貧愛富，不肯給窮人治病。正在大家愁得沒法之時，有一個叫任漢的少年挺身而出，要去尋藥救助窮人。他聽說八月十五這天是月奶奶的生日，便跟隨前去祝壽的老和尚，混進廣寒宮，盜得了藥餅兒。他揣上藥餅，正準備偷偷返回，卻見宮外濃雲密佈，怎麼也鑽不出來。正在他萬分焦急，隨時有被捉住的危險時，仙女身旁的白玉兔說話了：「趕快剝掉我的皮，披在你身上，變成我這樣的白兔，方能鑽出雲縫，重返人間。」說罷，一頭撞死在廣寒宮的大門上。任漢強忍悲痛，將玉兔的皮剝下披在自己身上，變成白兔，口含藥餅兒，鑽出雲縫，落到濟南城裡的一條巷子裡。

為了讓全城患病的孩子能快些得到救治，他把藥餅塞到眾泉眼裡。說也怪，原來發臭致病的泉水，立刻變得清澈甘甜。那些生瘡害病的孩子喝了這摻有藥餅的泉水，全都得救了。人們十分感激這隻送藥的白兔，便在八月十五這天，家家用麵做成兔子神的塑像，並把點心做成藥餅的樣子，來供奉這位兔子神。年深日久，人們就把藥餅叫成月餅，把兔子神叫成「兔子王」了。

神話傳說反映了人們對健康美好生活的嚮往。牠一旦成為代代傳承的節日習俗和人們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，在社會上便有了廣闊市場。過去每到中秋節的前幾天，在濟南市區，從普利門到舜井街的主要大街上，到處都是賣月餅和水果的攤子，每個攤子上都擺着形態各異的泥塑兔子王，跟月餅和水果一同出售。人們買月餅和水果時，也同時捎幾個兔子王回家，除中秋晚上供奉外，或饋贈親友，或自家賞玩。各式各樣的「兔子王」風采別具，美不勝收，既給人帶來藝術享受，又為節日增添了許多樂趣。

隨着時代的變遷，近幾十年來，中秋拜兔兒爺、兔子王的習俗日漸式微，作為工藝品的兔兒爺、兔子王也慢慢淡出百姓的視野，只有少數幾家藝人的後人還在繼續傳承這一民間工藝。如濟南的「兔子王」第四代傳人周秉生，已將「周氏兔子王」發展成為濟南市的標誌性旅遊紀念品，並被列入濟南市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在旅遊市場上，他製作的兔子王深受中外遊客歡迎。

昨日紀

陶然

再度中秋

苦暑的盛夏，似乎終於過去了，從天上飄來的風，雖然還是熱，但熱中已帶有些微涼意了。是秋天的前兆吧，才醒悟過來：中秋又到了。

中秋，讓我浮想聯翩。記得兒時，常常是飯後，一家人圍坐在後院的院子裡，吃月餅、柚子、花生，還有甜酒，大約是客家釀酒吧？院子裡，種着高高的柚子樹，赤道微風中，隨風輕擺。曾經有過一隻猴子，躥上樹枝叫嘯，瞥見我們，又迅速地一躍而去，隨即逃得不見蹤影。頭頂上一團月亮慢慢升起，大哥在講《三國演義》，當聽到關雲長在天上呼喝：「還我頭來！」的時候，我竟然泫然欲泣。也許，三國故事從那時就開始在我心中發芽。

此後顛簸的歲月，又無數次與中秋相遇，有時人在旅途中，竟忘記是中秋。有一回，人在機場候機，突然看見有人提着月餅盒，這才想起來了。有一個時期，內地並不講究過中秋，我甚至連生日也忘了，都是平常日子平常過，慢慢也就不在乎了。但是，什麼事情都有例外，一旦中秋不僅是中秋，即使是一樣的中秋，也會變得意味深長起來。

記得那年中秋，我去紫竹院那頭的首都體育館，觀看冰球賽：黑龍江隊對吉林隊。其實，我對冰球賽毫無認識，但看兩隊交鋒，你來我往，只是欣賞男子漢那種力量與速度的比拚，鼓掌、歡呼、吶喊而已。早已忘了誰勝誰負了，一場爭鬥，對於我來說，只是領略了北國冰上的球技而已。但是深深記得，當回到學校，圓月當空照，這是中秋的月亮，透澈分外明亮。我站在法國梧桐樹下，聽秋風在樹枝上跑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剎那間，我魂飛天外，有淚水從心底湧出，此刻，便成了永恒。

去年十一月，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在北京舉行，我們住的酒店就在首都體育館對面，但我沒機會踏足，只是在路旁作為行道樹的一排銀杏樹下徘徊。白天的首都體育館，似乎相對安靜，沒有燦爛燈火，更沒有力的衝撞，一派平和，偶然傳來流動小販的一兩聲吆喝。那聲音長長的，可是似乎掀不起激情。我還是願意回到那個中秋夜，那個溫柔甯謐的中秋之夜，有肥大的法國梧桐葉搖曳的夜晚。

是的，過了許多中秋，但畢生難忘的，也只有有數的幾回而已。有一年，中秋夜在維園，毛毛雨中，四圍寂靜無人，突然，不知從哪個角落，傳出色士風的聲音：《一生何求》。樂聲悲涼，意味深長。突然想到那句阿拉伯偈語：「有人問我你住在哪裡，每個人都知道你住在我的心裡，我已經失落了我的心，我不知道它在哪裡。」

中秋夜自然是團圓之夜，提起這些不合時宜的話，當然不應景。可是，特定的時間，還有特定的環境特定的人物，也許並非普遍現象，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吧。